

坎蛙野人小傳

余有密友，自號「坎蛙野人」，自述眼界止於坎井，然於汙穢泥淖處，亦能恬然自適也。此號固深諳風人自嘲之旨，然其文采談吐，皆落落超群，又嘗習琵琶曲藝，聲瀉新弦，能傾倒眾生，號為坎蛙，未免有妄自菲薄之嫌，然經余苦勸，終不肯改；又有書齋名「俗粉樓」，自比庸脂俗粉，亦大不稱其閨秀才格。余亦嘗怪之曰：「卿本佳人，奈何自號俗粉？」坎蛙笑曰：「坎蛙與佳人，皆迥與世隔者，余孤標獨介，遂招矯揉造作之譏，乃名俗粉，以自警焉。」

坎蛙聰慧，巧於談辯，然其癡處亦常人所不可及。昔坎蛙好讀紅樓夢，於眾釵中獨鍾妙玉，願作「檻外人門下走狗」，人笑其癡，坎蛙不改其樂。近日坎蛙深為情傷所苦，吾有勸曰：「君似幽蘭，偏能挺秀，何必為情傷性，哀哀至此？」坎蛙怏怏曰：「情之一字，解之最難，余每因此生貪嗔癡妄，然終不能舍。君乃無情之輩，豈知我一片衷腸！」諸如此等，可愕可嘆，余不能復勸也。

寥寥數語，不能盡此卿妙處。聊為四句〈坎蛙野人吟〉記之：

情海情天更幾重，從來命蹇為情生。知君有淚非春淚，怪我無情是世情。

試以道德經之「聖人不積」論積學之道

積者，聚之以為己有也。

老氏所謂「聖人不積」，凡三層次：不以積財為貴，此一也；不以積學為顯，此二也；處世為人，不積成見，此三也。聖人不役於財物，不矜於才學，不囿於成見，而能近於道，與造化同聲息。

棄積聚之心實難也。名利者，固為人之所欲，然憂患亦從此始。世人或欲積財以求逸樂，此爭於利者；欲積學以求顯達，此逐於名者。自古文人多不屑於利祿，卻難免汲汲於求名，恃才傲物者更所在多有，豈能不戒之！

曹子桓《典論·論文》有云：「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」欲以文章著作博得聲名者甚多，然得之者甚少，古之文人，或才高而命蹇，或溺名而遠道，所餘著作，漫漶難索，千載才名，終為寂寥，可不痛哉！元遺山論詩，有「鴛鴦繡取憑君看，不把金針度與人」之語，蓋謂自矜於才學者，不可一世，遇人誠心請益，輒顧之左右，言辭閃爍，不肯直指心法，唯恐他人之勝己也。久之，終囿於淺陋而不自知。此誠乃我輩心魔，革之尤難！

是知，積財不可恃、積學逞才亦不可恃，然老氏此語，尤著眼於「不積成見」。世人囿於成見，遂生功名利祿之心，而有積財逞學之欲，左爭右逐，無異於自陷羅網，難以全身遠害；而聖人秉棄成見，不積才以誇宏富，不積學以炫才能，於財則不吝施與，於學則不避切磋，於世間萬物，不懷偏私殊異之見，若源頭活水，日新又新，乃能全其真性，保其本心，又具真知灼見也。

以此觀之，老氏所謂「聖人不積」，言聖人能捐棄積聚之心，不矜其所有，不憂其所無，得之不為喜，失之不為憂；無積聚之心，乃能不積成見；不積成見，則能不計得失；不計得失，則能超脫樊籠得身心之自由，破除迷障見真理之曙光矣。

讀李杜詩自擬詩話二則

（一）子美好點化太白句

陳其年《白雨齋詩話》謂「世人論李杜多不知本原」，以為太白專守古人繩墨，不敢稍越區區，至於子美，乃無一篇不與古人為敵也。此論固見解獨高，然徒知子美語不驚人死不休，不知其為人性僻耽佳句也。

子美平生服膺太白，既從之游，俯拾清辭麗句，豈有不傾心而私淑之理，注家亦每謂杜「同太白，便類太白詩」，可見霑溉之深，以下試摘數句，為辨子美未必專以獨造擅場也。

太白詩：「山花插寶髻，石竹繡羅衣」，子美詩：「野花留寶靨，蔓草見羅裙」，野花、蔓草不掩佳人國色，一留字，一見字，皆顧盼生姿，雖襲太白句，而面貌已是不同。太白詩：「人生在世不稱意，明朝散髮弄扁舟」，子美詩：「年過半百不稱意，明日看雲還杖藜」，放意之語入於拗律，似放懷而未能放懷，性情自見。太白詩：「密葉隱歌鳥，香風留美人」，子美詩：「苦心豈免容螻蟻，香葉終經宿鸞鳳」，所詠不同，乃變穠麗為蒼涼。太白詩：「古來聖賢皆死盡，惟有飲者留其名」*，子美詩：「自古聖賢多薄命，姦雄惡少皆封侯」，太白對酒，惟事灑脫，子美對酒，猶能痛罵，真嫉惡懷剛腸也。餘如「星垂平野闊」、「終朝獨爾思」等語，亦出太白之句，舊注已有論及，故不贅評。以上第以鍛字鍊句求之，已見其擅鎔冶點化如此。

*按：敦煌唐寫本寫作「古來聖賢皆死盡」，今本「寂寞」疑宋人所改。

（二）李杜優劣多意氣之爭

時人好論李、杜優劣，每厚此薄彼，互為攻訐。余有感於此，戲改紅樓夢續莊子文，書之於壁：「戕太白之仙姿，灰子美之靈竅，喪滅情意，而詩文之美惡始相類矣！」適值友人來訪，見之，大感不平，責余曰：「太白、子美雖風骨相殊，皆詩中英傑，君乃比之為閨閣女子，豈非不倫不類，有玷先哲耶！」余笑答曰：「靈均亦曰『眾女嫉余之蛾眉』，何害其風骨。佳人巧笑，不下於名士清談；何必辨其雄雌，論詩原不必如此迂鑿也。」吾友不能駁以一言，然神色怏怏，有不平之意，余遂為之開解曰：「蘅蕪君、瀟湘子，雖各有姿貌，同為絕代佳人，雪芹亦比二人為玉環、飛燕，不願強論其高下。釵黛優劣之爭可

笑，李杜優劣之爭豈不更可笑？知釵黛不可輕議，始可與論李杜詩也。」至此吾友乃心服，笑曰：「服君高見。」遂續書一詩於後：「文章知己豈無因，樽酒論文料是真。還笑群兒爭意氣，竟將優劣詆他人！」書罷，余亦絕倒。

讀《歲寒堂詩話》小劄

宋人好論詩，每慷慨陳詞，踔厲風發，難免有責之過苛處。張定復此書，褒唐而貶宋，重氣格而輕聲律，貴典重而鄙輕靡，雖見解不俗，旁徵博引，然論唐諸家詩，除杜子美以外，皆多刻薄語，有謂白樂天詩「冗長卑陋」、李義山詩「為邪思之尤者」，終非公道之論。

此書下卷專論杜詩，析義精微，非愛之甚殷者，必不能為此等文字；然每舉他家短處以說杜詩之長，崖岸過高，反生陰影，功過相抵，終為可惜。余乃嘆詩人之才性難得，胸襟更難得，子美詞章雄肆，論詩不廢齊梁、不薄初唐，而此書第以杜詩為刀尺，斥義山、山谷、去非諸家，此等襟懷，能及子美之一二，又豈可謂知言耶？

讀義山詩感題

信有迂儒譏綺語，非無遷客解沉哀。
玉谿豈是西崑體？欲與遺山重論來。

憶坎蛙野人

昔每與坎蛙對坐談心，抵掌論詩，今懸隔兩地，聊寄此以示知音。

草色煙綿淬早寒，春來何必使衣寬。
還從鏡裡窺身瘦，懶向窗前對逝湍。
抱憾何妨耽麗句，懷愁切莫倚危欄。
還求訪戴能留興，我在南灣影正單。

春夜重憶坎蛙

眠淺難成夢，半醒慮偏多。挑燈讀君信，冷眼覷飛蛾。
君詩典以怨，降我心上魔。遙遙隔南北，相憶欲如何。
書此示知己，書罷淚滂沱。工拙不復計，長夜半消磨。

浣溪紗 感舊

一任風湍盪小舟，半帆秋雨渡船頭。還將笑語對明眸。
長憶當時攜手處，豈知今日斂眉愁。一泓清淚倩誰收。